

· 政治理论 ·

《共产党宣言》与现代性批判

张有奎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现代性批判的经典。它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资本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阐发的私有制之废除的共产主义理论,昭示了现代性的历史宿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局限于自身的立场,根本区别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及其终结现代社会的运动。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现代性;资本;共产主义

伯曼认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第一件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品”^{[1](P.132)}。《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完全可以看作现代性的批判话语。立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重大文本讨论现代性问题,乃是纠正国内普遍存在的宏阔探讨马克思现代性问题偏颇的路径。

一、资本的逻辑与现代性的本质

现代性批判理论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种是侧重于形而上学层面的文化批判,探讨的主题是理性、进步、主体性、自由、个人主义等,其相反的表现是把商品、货币、资本、交换等完全归之为经济学等具体学科的事情;另一种是克服文化/资本、精神/物质的二分,试图深入社会存在的层面根本性地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力图洞悉资本的形而上学奥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路可以归之为第二种。在《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P.291)},所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状况的根由,不是形而上学层面的文化原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然。这种生产关系的物化表现,就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2](P.345)}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的内在逻辑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价值,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角度揭示了现代性的深层本质。

“资本”的天命般的泛化流行造成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存在着两个根本利益对立阶级的社会,而且,这种利益对立不再披着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外衣,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打算。人与人之间成为纯粹金钱关系,一切都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其中包括人的尊严和价值,神圣的东西被褻渎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2](P.27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则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不停息的

变革和动荡。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2](P.275)}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本性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77)}第二,世界市场的形成。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迫使资本家奔走于全球各地寻求产品销路,结果,资本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P.276)},最终使得一切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新的工业从极其遥远的地方寻找原料,并把产品供给本国和世界各地消费,各民族互相往来并在各方面互相依赖。

资本及其由其规定的资产阶级,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断变革的产物,它的出现合乎历史的必然性,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2](P.274)}。“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P.275)}然而,它的积极意义并不能克服它的内在矛盾。从历史辩证法角度出发,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创造出来的世界具有两个无法克服的问题。第一,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和现代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就显得狭窄,就不能容纳和支配它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

收稿日期:2006-10-19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科研基金项目(K7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有奎(1971-),男,陕西凤翔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出现。马克思说：“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P.278)}在《宣言》发表八年后，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P.775)}可以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一生没有改变的基本观点。第二，工人的异化现实。资本的逻辑使得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和需要不同费用的劳动工具，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是变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成为与其他任何货物一样的一种商品。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了。马克思在后来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P.775)}

鉴于资本运动造成的内在困难，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P.284)}

二、共产主义与现代性的宿命

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式的虚构，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的超验物，而是否定现存事物的现实运动。如果说，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构成“现存事物”，那么，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克服并扬弃资本及其造就的世界。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是现代性的历史宿命。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废除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并不是一般的所有制，不是奴隶社会的所有制或者封建社会的所有制，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P.286)}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使得资本似乎具有了独立的生命，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工人的劳动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不是扩大、丰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而是资本增殖的手段，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了。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2](P.287)}所谓“过去支配现在”，就是指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即资本对工人的活的劳动的支配；所谓“现在支配过去”，就是要求颠倒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克服劳动异化状况，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过去的活动只是劳动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成为控制、支配自己的外在的强制性力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它是导致一切社会悖谬的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改良主义的种种枝节性的修补策略，而是彻底废除私有制本身，取消造成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前提条件。

准确理解此处的私有制之废除，需要区分个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这两种所有制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是否利用自身拥有的劳动产品支配别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力量，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存在下去，所以，它的成果理应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也就是说，应该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把资本变为公共的财产，使得劳动不

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这里的意思绝不是说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绝不是要剥夺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P.288)}换句话说，马克思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保存和确立个人所有制。一种左倾激进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意味着废除一切所有制，所以，应该把一切变为社会所有，包括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样的观点混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界限，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在这种观点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平均主义，或者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欲望的无限满足。这种观点表面上激进，事实上没有超出私有制度的范围和它的必要的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补充。

废除私有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因而不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没落和灭亡。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公开把盈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从而把工人变为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变为“产业军的普通士兵”。没有财产的工人为了谋求生存，开始走上了真实意图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道路，斗争的结果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对无产阶级来讲，由于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不能在争得统治之后，通过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保障自己的生活地位，而是必须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掌握生产力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P.283)}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更简明地表达了这一点：“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P.257)}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手段是首先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代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一般结果的力量。

共产主义否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根本价值目标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理解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关键在于把握两个关系：第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不是真实的共同体，而是虚假的、抽象的共同体。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这样的共同体不是代表普遍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打着普遍的甚至全人类的旗号，实质不过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个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不是充分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和潜能、情感、意志、社会关系、个性，而是以牺牲自己的内在丰富性为生存的条件，把人的一切异化为一种抽象的货币符号，人的东西必须通过物的方式表达和确证，个人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阶级成员的身份构成社会和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的个人，不是有个性的个人、真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在自由人联合

体中,社会不是个人的束缚,而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第二,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异化关系逻辑地推出人和人相异化的关系。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彼此信任、彼此成为对方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障碍,最终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

无论如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是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容纳已经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就象它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样。没有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与之相应的普遍交往当然难以建立,在此情况下勉强推行共产主义,必将出现普遍贫困的局面,其所推行的共产主义也难免带上狭隘的地域性的色彩。在此,一个进一步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是伯曼的质疑:“马克思期望共产主义能够完成现代性,但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而又不压制它承诺要予以解放的那些现代活力呢?”^{[1](P.134)}我们并不能同意伯曼的否定性质疑,但是,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未真正解放生产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深刻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

总之,共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宿命,从而也是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尽管资本主义力图摆脱这一命运,但是,由于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的物质因素,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资本主义自身运动的结果,所以,这样的努力如果毕竟起了一些作用的话,不过只是把一个必将结束的历史过程延长了一些而已,不过只是使得依然具有局部合理性的生产方式把它的潜力全部释放出来而已。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放弃现代化建设,而只是说,就其最终的结局来讲,共产主义构成现代性的边界和宿命。

三、几种“社会主义”的文献及其批判

针对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状况,不同立场的人们表达着不同的意见,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了捍卫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批判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所难免。马克思把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分别加以辩证地批判分析。

反动的社会主义。在此名称之下,又具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僧侣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归入这一阵营。这种社会主义站在前现代社会的贵族、僧侣的立场,由于不懂得现代历史的进程,只能说一些“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2](P.295)}的话。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虽然透彻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要求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框子里去。马克思总结说:“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2](P.298)}三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轻蔑地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哲学胡说”、“拙劣的小学生作业”。这种社会主义宣布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事实上它只是代表了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并且由于没有法国一样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

活条件和政治制度,所以表现为一种缺乏现实根基的纯粹思辨。以上三种社会主义,都是站在前现代社会的正在消失的某种阶级的立场批判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制度,因而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的社会主义。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他们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承认现代社会的弊端的存在,认为在不改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就可以消除这些弊端,根本性地改变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举例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说明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想法:“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2](P.301-302)}这种社会主义的想法之天真显而易见。矛盾的两方面相互依存,不可能保存一方而不要另一方,所以,它的漂亮言词不可避免地蜕变为纯粹的演说词令。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此讨论的重点不是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献(比如巴贝夫等人的著作),而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这些体系的共同特点在于,把无产阶级只是看作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用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计划代替现实的社会运动,拒绝政治革命,试图通过示范的和平途径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马克思辩证地分析了这种体系的贡献和不足:“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2](P.303)}随着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纯粹空想的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实践意义。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种种“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主体(共产党人)始终关注所有制问题,主张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且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者之所以主张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原因在于,“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P.307)}

四、简短的结论

《宣言》作为一篇战斗檄文,虽然没有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的强大的自我调适机制,没有充分估计和论述科技发展必将带来的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结论和当代价值并未因此发生动摇。《宣言》深刻洞悉了现代社会的根源,把握了它的深层本质,因而,并不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形势新变化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萨特的如下断语完全可以看作对《宣言》的一种当代判词:“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3](P.28)}

参考文献:

- [1] 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